

星云大师：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2) • 贾冬婷

吃饭睡觉也是禅

周日一早是信众集体朝山的日子,5点多天还没亮,山下就聚集了很多入,各自领了朝山袋,列队整齐,由不二门开始,三步一拜,由山下走到山上,由黑暗走到光明,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拜到大雄宝殿佛前,静坐聆听“佛法开示”,之后可以继续融入丛林生活,念佛,抄经,参禅。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兼任修持中心主任,他告诉我,佛光山从来不是一个封闭丛林,比如1993年修建的禅堂,经常会有针对社会上各种企业、学校、团体的禅修营,一日禅,二日禅,七日禅,参禅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一个教师二日禅正在进行,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凑,除了依照丛林作息的打坐参禅外,还有“音乐禅”、“茶禅一味”等体验。晚上19点是开示时间,我随慧昭法师来到禅堂。起香,跟随大家盘腿打坐。没几分钟的工夫,我就觉得双腿酸麻,腰背也难以坚持了。有人发问,法师,禅定要求既从头到脚地放松,又腰背挺直,我怎么做不到呢?慧昭法师鼓励,你们有没有看过达摩祖师,他是一直弯下腰,其实他是禅进去的。所以你如果真的用上工夫,就不用去管腰了。更多的疑惑是有关心灵修行的,比如问:“佛教讲放下,无常,如何还能在世间积极行事?”慧昭法师的解说非常通俗,他说,《金刚经》的根本心法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也是“人间生活禅”的核心,“无所住”就是体会到无常,心里有一种沉淀,“生其心”就是无常逼着你去把握当下,生出一种创造力。“人类有史以来,有三颗改变人类的苹果。第一颗是亚当,夏娃偷尝禁果。第二颗是英国科学家牛顿,他在苹果树下被掉下来的苹果打到头,发现了万有引力。第三颗就是苹果电脑的创办者乔布斯。他年轻时曾经到印度去禅修了一段时间,回到美国之后,又在某一个苹果园的道上继续禅修了一段时间,所以后来他创办了苹果电脑公司。乔布斯是个佛教徒,在他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块禅坐垫,每次设计师把产品给他挑选的时候,他一定

要先打坐,让自己的心灵沉淀下来,才开始决定。为什么他的电脑产品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一个因素就是把禅融入在他的产品里面,他的生活之中。禅的风格是什么?就是简约,乔布斯把非常复杂的东西变成很简单,简单到连三岁小孩子都会用。

“人间生活禅,就好像‘禅’字的写法,是简单的。就像星云大师所说,搬柴运水是禅,喝茶吃饭是禅,行住坐卧是禅,语默动静、扬眉瞬目都是禅。大千世界都在禅心之中,哪里是刻板地坐禅呢?”慧昭法师告诉我,有天晚上星云大师召集全山大众,他在门口担任总纠察。突然有个人跟他说:“师父叫你不要动!”转头一看,原来是师父的侍者。当天会议从19点一直进行到22点多,结束时,师父当众说:“慧昭啊!你辛苦了,你已经整整站了三个小时了。”师父的细腻体谅让他内心十分感动,更深体会到“静中养成,动中磨炼”的禅意。

关于禅修,星云大师讲过一个故事:小沙弥请教师父:“怎样才是参禅的方法?”师父道:“吃饭睡觉。”小沙弥不屑:“谁不吃飯?谁不睡觉?这怎么算是参禅!”师父道:“是啊,人人吃饭,大多挑肥拣瘦,吃不痛快;人人睡觉,大多失眠做梦,睡不安稳。你如果饭吃得好觉睡得好,已经在参禅了。”

人间佛教:未知生,焉知死

“一个出家人的生活多枯燥,青灯古佛的,这样的人物传记怎么卖得出去啊。”星云大师的传记作者符芝瑛1993年第一次去见他,纯粹是硬着头皮去完成老板交给的任务,她很直接地说:“我是来写书的。我不是佛教徒,也不打算信佛,您不用来度我。”星云大师也没生气:“好,我这一生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摊在阳光下下的。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啊?”

就这样密集接触了一年多。符芝瑛告诉我,她越采访越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勾起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一般人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是你自己的心有问题。他也很少直接告诉你标准答案,这也是

跟他交往中最有挑战、最有趣的地方。”一开始站在出书的角度,她总是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卖点。比如星云大师在台湾跟国民党走得很近,就有人批评他是政治和尚;也有人说,佛光山很有钱,太商业化,世俗化。符芝瑛就去问:“别人说你是政治和尚。”他一点都不生气,说:“和尚也是人,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如果社会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置身事外。我请问你,和尚可以免除兵役吗?不可以啊。到了投票的时候,政府可以限制和尚不去投票吗?不可以啊。”就像有人跟他说:“大师,这尊佛是水泥做的,没有灵性。”他说:“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大佛,你看到的是水泥呢?”久而久之,符芝瑛觉得,星云大师一点点地把她认知里一些固化的东西敲碎了。她承认:“我被星云大师打败了。”他说话深入浅出,让那些以前对佛教不了解,甚至是有很大误解的人,以非常自然而愉快的方式进入他的世界。他的人格魅力,他毕生投入无怨无悔的精神,更是完全打动了符芝瑛。一年多后,在美国西来寺,她自己皈依了星云大师。“我选择佛教,就是因为星云大师把佛教人间化了。如果是那种传统的山林佛教,我可能不会进来。”符芝瑛说。

20世纪80年代蒋经国当政台湾时期,推动了台湾十大建设,台湾经济腾飞,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人能够活下来了,活得好,开始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之后希望可以帮助别人,服务社会,对佛教的信仰也从求佛,到信佛,到学佛,最后到行佛。虽然佛教教义2000多年没有改变,但从50年代开始,随着整个社会的慢慢改变,随着一代代年轻人加入进来,台湾的弘法方式也在随之改变,是外向的,活泼的,跟环境很贴近的。星云大师和他的人间佛教正是其中的重要推动者。

星云大师在自传里说,他自幼接受传统的丛林教育,但当他和人间社会接触时,却感觉佛法应该适合时代来给予新的诠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回想我童年出家,老师们都叫我们睡在地下,都说沙弥戒不可以睡卧高

广大床,但令人不解的是,佛教为什么又要教人念佛,以求西方极乐世界去享受富乐呢?现在一般社会人士都说‘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佛教为什么又要批评他们‘不是冤家不聚头’呢?我们平时出门坐个公共汽车,也要花个几块钱,可是为什么佛教又要把金钱视为毒蛇呢?”过去太虚大师曾提出“人生佛教”,星云大师在弘法实践中思考,人生需要佛教,但什么样的佛教才是人生需要的呢?他发展出“人间佛教”的思想,把佛教落实到生活中,使之现代化,通俗化。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告诉我,人间佛教绝对不是把佛教教化,而是“把佛法化入人间”。“过去进了寺庙拜拜是好人,出了寺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把佛法化入人间,是怎么把佛的精神化入到日常生活中,从我们这些实践者的角度看,非常不容易。第一,要让信众听得懂佛法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博士讲话,要让幼稚园的孩子听得懂。第二,要让民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能接受。第三,接受了,还要去实践,变成一种生活。比如我们倡导的佛光山信条‘四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简简单单16个字。这个‘佛法化入生活’的功夫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的。冠之以‘俗化’,那就理解太浅了。”符芝瑛告诉我,佛教里有“观机逗教”四个字,就是观察和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背景、个性、职业,然后用适合对方的方式去沟通。这方面星云大师是非常细腻的。她举了个例子,佛陀纪念馆在建的时候,星云大师每天都要人推着去工地,早晚好多趟,就是为了让自已化身为一个普通人,设身处地看看在佛教里面,人需要什么。比如地面倾斜度多少,他说:“如果像我这样坐轮椅的人觉得不方便,那你们的设计就不对,就必须耍改。”佛馆广场上有一个巴士车形状的厕所,也是他设计的。“坐了那么远的车,不要让人家再走很远才可以上厕所。但建在外面又不好看,怎么办?外面有个很大的停车场,干脆把厕所也做成巴士车的样子,藏于无形。”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31.去国外进行“秘密行动”

多诺万上校和他的助手莫勒的确切身份问题在白厅也造成了恐慌。7月10日至13日,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发了四次电报通知伦敦关于两人被派往英国“调查”第五纵队的活动,并要求向他们提供适当的协助。他指出,因为多诺万和诺克斯先生的密切关系,他会在回到美国后会对华盛顿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随之而来的外交部会议纪要揭示出困惑和违反得体的礼仪之感。一位外交部官员写道:“我们肯定不应该把莫勒先生当作一名美国政要来接待……我们正要电报洛西恩勋爵以明确该如何接待多诺万上校。”7月16日,洛西恩勋爵确认多诺万上校是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该任务得到了总统和国务卿的充分授权”。他同时主张应该给这位特使机会会见首相和其他英国的高层人物。两天后,洛西恩勋爵报告说:“多诺万除了调查第五纵队的活动,同时还要执行其他一些特殊任务。”

弄清了多诺万的身份后,英国人开始着手准备,意图让多诺万刮目相看,但对莫勒的身份定位仍然心存疑虑。一名安全部门的官员担心他会是“一个碍手碍脚的人”。对莫勒含糊不清的委任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结果。美国大使馆和英国新闻部同意“对莫勒先生采取完全不同级别的对峙”;每次他要求协助时,都需要他澄清是以诺克斯上校代表的身份还是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社的名义。

7月13日星期六,是多诺万在华盛顿逗留的最后一个下午,他和诺克斯以及其他朋友登上海军部长的“巨人杉号”游艇游览波托马克河。这艘豪华游艇长达104英尺(约42米),光亮的橡木甲板和红木壁板。“巨人杉号”游艇是诺克斯新职务最好的福利。随后,多诺万和诺克斯换上了就餐服装,移步至马塞诸塞大街的英国大使馆和洛西恩勋爵大使以及澳大利亚驻华盛顿公使理查德·凯西共进晚餐。凯西因为美国对参战的犹豫不决陷



迈克尔·富利洛夫

人困惑,但他认为“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在这方面“让人耳目一新”。多诺万将美国对盟国的“疲软”归因为“缺乏领导力”。他的方法与此相反,即“破釜沉舟”。午夜时分,他启程前往纽约。

次日,多诺万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飞,此前他和露丝通了电话,告诉她他将去国外进行“秘密行动”。在机场,多诺万告诉记者们他“因私事”出行,但海关人员却无意中透露他持有特别护照。在华盛顿,当诺克斯被问到多诺万的出行时,他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记者们确定政府已经解除了美国中立法案禁止美国人进入战区对这位外交官的约束。

拉瓜迪亚机场机场优雅而富有装饰艺术的海军航站楼坐落在鲍厄里湾的海岸。它于数月前刚刚完工,以容纳泛美航空的巨型银色波音314水上飞机或称“飞艇”。这款“飞艇”彻底改变了跨海旅行。它全金属结构,带双层客舱,有四组发动机,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机身长达106英尺(约32米),机翼展达152英尺(约46米)。乘务员身穿航海式制服,机上的豪华设施可以和航海游轮相媲美:乘客可以四处走动,用精致瓷器享用牛排午餐或羊排晚餐,在休息室喝鸡尾酒或在特等客舱舒适的卧铺睡觉。每一名乘客都是头等舱乘客。克雷尔·布斯·卢斯写道:“五十年后,人们还会认为今天的‘飞艇’之旅是历史上最浪漫的旅程。”

“大西洋号”飞机于7月14日下午4点起飞后不久,便开始横跨大西洋,途经百慕大群岛、亚述尔群岛,最后抵达里斯本。中立国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是间谍的巢穴,所以对多诺万很有吸引力。只有最具权势的掮客、信使、外交官、避难人员和王室成员才会住在多诺万下榻的豪华宾馆阿维什大饭店。他在这里认识了另一位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美国共和党人约翰·G.怀南特。他现任国际劳工组织的总裁,此前担任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怀南特正要乘坐泛美航空的“迪克西号”飞机前往和多诺万相反的方向。他正将国际劳工组织的运作机构从日内瓦转移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以保护它不受独裁者控制。怀南特为多诺万提供了一份在伦敦要拜访的要员名单并给他又写了一份介绍信。

32.这里有文章可做

那年,承德花了6000银两,捐了四品候补道员。捐官那时,阿祥笑话他钱多得没处用了,捐这种劳什子虚官有啥用。承德笑笑,他已经得到捐官的好处。比如过去,他要见那个上海知县,人家一听他是商人,就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让他心里很不受用。现在他是四品候补道员,官品足足比县令高出三品,现在县令见到他,一口一个大人,完全没了过去的傲慢。更重要的是,过去他要见上海道台,一个月以前送上帖子,道台还不见得可以接见他,现在,他只要递上名帖,想啥时候见道台都可以。阿祥一听这个有道理,于是说,那我也去捐个四品官,这下,我算是当官发财了。

又一年清明到了,阿祥准备回一次老家。他让管家去买船票。管家回来却说船票又涨了。“啥?不是过年才涨过,咋又涨了?”阿祥有些愤愤不平。“这次涨价可厉害,五等散客票从8角涨到1块了。您看,我买的一等舱,过年时候才2块4,现在涨到3块了。”管家说。“娘希匹这帮外国佬实在黑心,才几年辰光啊,船票涨了整整一倍,太黑心了。”阿祥气愤说。涨了上船后,在船上听到的都是宁波人在骂骂咧咧的。有的说外国人这么黑心,让他们赚到的钱买棺材去,有的说最好阿拉宁波人都团结起来,让外国佬放空船。不过,在骂骂咧咧中,有一句话让阿祥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听到有个人说,要是阿拉宁波人自家有客船就好了,看依外国人还敢涨价。是啊,为什么阿拉宁波人自家不可以办客运公司呢?阿祥觉得这里有文章可做。

回到上海,阿祥召开了董事会,把准备办客轮的想法说了出来。阿祥盘算过购买客轮的资金。开辟一条客运航线,至少要两艘客轮,这样可以对开。但是按照行情,两艘客轮大概要近40万银两。现在公司的资产虽然已过百万,但可以拿出购船的资金还不到25万两。对不够的资金,阿祥决定在股东中筹集。他把这个意思向股东一说,承德马上表示:“阿祥,我可以出资10万两银两,这些银两加上公司现有的资金,购置两艘客轮可能还差很多,但是阿拉可以在社会上召集宁波人入股。”

“为啥要到社会上召集宁波人入股?”阿

宁波商人

徐志明



祥不解。“倒不是阿拉拿不出这点银两,讲句老实话,就是叫我一个人出40万两银两,我也出得起。但是我考虑让社会上宁波人入股有好处,这个股份单股价格可以分小些,换句话讲,参股的人越多越好,参股的宁波人多了,以后对客源有好处,依我想,大家都入股了,当然会选择坐自己的船,还能动员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来坐阿拉的船,这么一算,进了一个小股东,实际上就是拉了一批客人,这个因素不可小看啊。”承德说。阿祥点点头,他觉得承德说得很有道理,就认可了。

承德建议,买来客船后,另外成立经济单独核算的客轮公司,这样可以灵活些。听承德提这个建议,阿祥有些犹豫了,从心里说,他觉得承德说得道理都对,但是他也有些私心,按照公司章程,董事长当有股份最多的股东担任,承德出资10万银两,在新的客运公司股份肯定最多,那么,他就当不了这个董事长。难道承德想借此掌握客轮公司?阿祥想。

承德见阿祥不吱声,老早就看出了阿祥的心思,他马上表态:“我建议,新公司成立后,董事长位置还是由阿祥担任。”

“我?这咋可以?一般公司里章程讲得清清楚楚,董事长必须是股份最多的人担任。您出10万银两,这个董事长非你莫属。”阿祥有些吃惊,他没想到承德会提出这个动议,看来自己是多想了。“当然,公司章程不可违背,但是这件事我已经经过了,依以天顺公司的名义整体入股,这样,最大的股东就是天顺公司,是天顺的董事长,自然也是新公司的董事长。”承德说。“只是——,这样依太吃亏了。”阿祥觉得承德的这个道理说得通,只是心里感到有些不安。“阿祥兄弟啊,依就不要多想了,依我谁当董事长还不一样,我对航运外行,所以,依当董事长,我特别放心。”承德真诚道。

新建立的客运公司开始向社会上宁波人集资增股,每股10块大洋,一共投放六千股。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在旅居上海的宁波人群中引起投资热潮,那些手头上有些小钱的宁波人,听到这次入股只限于宁波人,而且每股只要10块大洋,都纷纷出手入股。客运公司很快就筹集到六万大洋。